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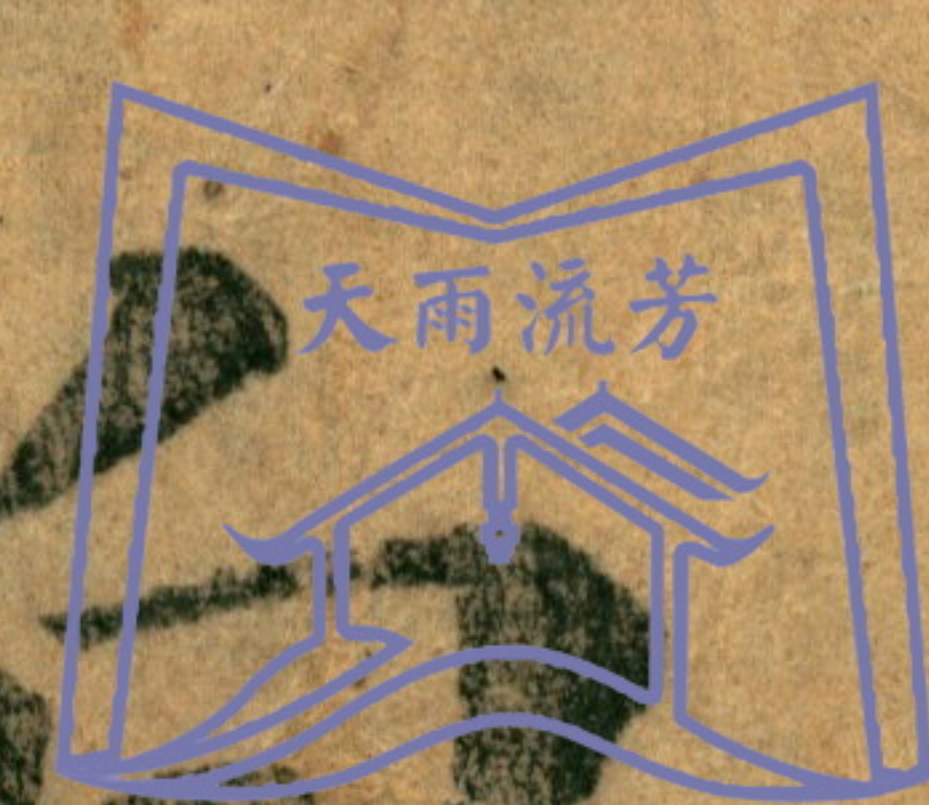
提學使司提學使葉審定

西
江
白
話
報

第六期



每月
壹
冊
發行





勸注重工商業

精 思

地球上五十餘國 有的以工立國 有的以商立國 又有的以農立國 我中國地處商帶 是個農產國的價值 所以耕稼之法 發明最遲 然自后稷之孫叔平造出犁具以來 到今已數千年 猶守粗而且笨的法子 毫不改良進步 至於雲南 更不知甚麼肥料 甚麼叫做土宜 一切農業 比別省還要惡劣 所以年來水旱頻仍 就告饑了 如今要補這缺陷 莫如注重工商業 別屬的工商 鄙人不敢一筆抹煞 至於我們隴江府屬 為商的要算鶴慶獨占優勝 然除最少數富商而外 實無足觀 為工的要算劍川獨占優勝 然除木匠漆匠而外 皆無足觀 至於隴江一縣 吾人眼簾草草看去 卻像農衣足食的樣子 其實實業不興 游民不少 內容是並不甚充裕的 然當從前未戒煙時候 民皆普種罌粟 一年所出

勸 注 重 工 商 業

勸 注 重 工 商 業

着實不少 還可藉此入款 以資周轉 如今朝廷實行戒煙

前年部裏來的章程 限十年後斷絕根株 近來本省定章 浪

三年後一律禁種 上憲這樣認真 眼見兩三年內鴉片煙絕

種 民間既少此大宗銀兩 不久地方更形困難了 所以府尊

彭大人有見 總把公費會從新整頓起來 也是為振興商

務的意思 奉勸商界諸君遵照商律 設個商會 舉個商董

凡商界中人須明各種商務 隨時流覽 以廣見聞 這是最

緊要的 至於工業 我們麗江府屬的天然物產 極其豐饒

或是開鑛 或是採煤 或是熬樟腦 或是抄紙 或是為陶

凡可以供製造的原料 無一不備 但是俗語說的無師不傳

無師不授 又說是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這製造之學 我們

平日並未研究 孟孟浪浪的開辦起來 豈不是徒勞無功嗎

奉勸諸君縱不能遠越重洋 去學他們優美技藝 也必須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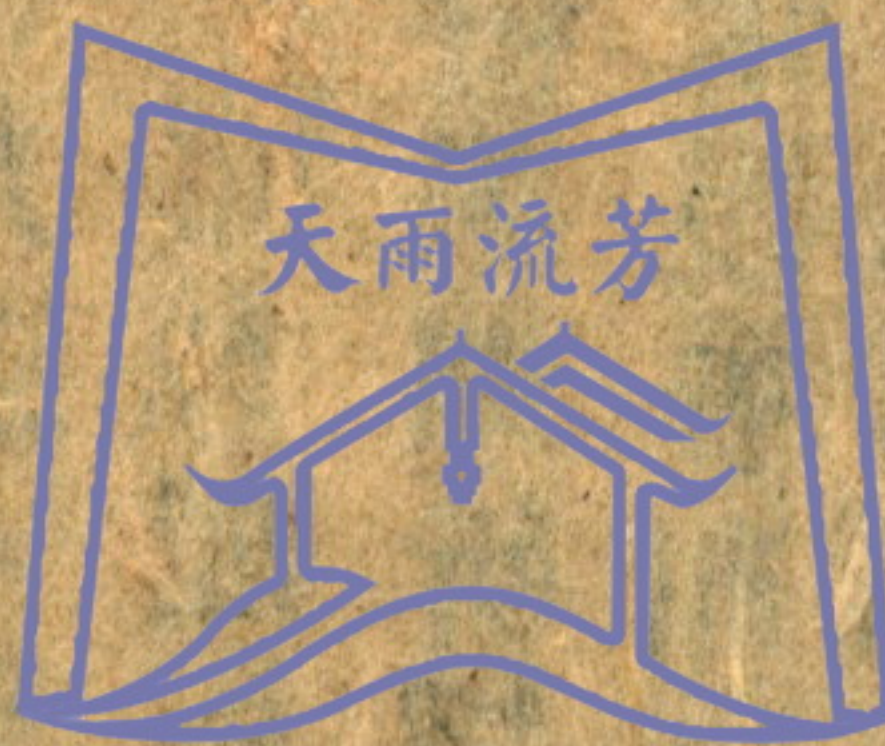
江蘇白話報 第六期

地吞大工廠學個年把兩年 俟學成回來 大家湊些股本 合辦幾個製造場 大的可容得數百人 小的亦可容得百十人 那就不怕游民失業了 這工商兩業 為我社會生活命脉 是斷斷不能緩的 如今是工商世界 外人的工商學已發達到極點 為工的日新月異 層出不窮 為商的集大公司股本鉅萬 他部紅綠綠的國旗所到國力隨之 吸我脂膏 敲我骨髓 目之所觸 耳之所聞 無一不是洋貨 中國雖地大物博 為此剝削其何以堪 並且實業膨脹 即能占我土地 殺我人民 譬如印度地方 只得一克雷飛小公司之力 便為大不列顛帝國所占領 呂宋一埠 只得一牛皮大的地方 便為西班牙所割據 我中國 當前明中葉 洋人只借潑鏡一片以為駢足之所 及道光時鴉片竄起 便開上海福州廣東汕頭廈門五口為通商口岸 外人的勢力 於是驕強 如今則長江流

勸注重工商業

域沿海要區盡為英法德美列強所縱橫 反客為主 可勝浩歎
 外人工商政策實在令人可怕 其實歐美商業 不單是靠資
 本豐富冒險精神 蓋內則製製造極其發達 外則交通機關
 極其完備 他們國心把那勞働的人看得如神聖一般 所以纔
 在亞東商場開了 這開辦的局面遠工商而業 原是相輔而行
 並不是截為兩段的 想我們五屬雖是要工商並重 但先把
 營業整頓起來 那商務自然日有起色了 我們中國自古以來
 把士人看得極重 把工商看得極輕 為工的話是小人勞力
 為商的說是市會行徑 那士人與工商比較 好像印度的婆羅
 門教與平民比較一般 這士為工商四等 平平看來也不有甚
 麼分別 其實這四等中 有四個最大的階級 所以人人心中
 把為官為士以為為榮 把為工為商以為為賤 久而久之 這實業
 一道 就歸於劣敗之列了 那曉得泰西各國工商實的力量

政黨還要大 就是美洲 那聰明才力的大英雄 只願做個煤
油大王 鑛鐵大王 不願做合眾國的大總統 那學我中國伊唔
咕嚕的俗儒 只會做兩句八股文 會寫兩筆小楷書 一開口
就要抹倒一切 古語說坐喫山空 又說家無生活計喫盡斗
量金 這都是閱歷有得的話 大家莫當做東風吹馬耳了



勤 注 重 工 商 業 終

勤 注 重 工 商 業

歸江金山寺開祇募引

郡守巴凌彭樂志撰

歸江金山寺僧傳傑 雲游八年 足迹幾徧十八打者 今夏倦

游山歸 猶以水邊東游之志 恨 傳傑固聲名而儒行者 一

日來謁曰 自西西洋文明輸入中國以來 不獨游方以內者受

其激刺 即 亦者亦感其影響 故破寺產興學之事 近

來日有所聞 而大江南北之僧侶 方時東渡扶桑 以吸取島

國之佛學 蓋風潮所趨 有莫之能遏者矣 歸江僻處天末

凡我比丘日 耳不聞人種盛衰 惟篤守清淨無

為之主義 蠢蠢焉飢而食 困而眠 是直一地球上之消耗品

僧甚恥之 竊不 欲借開祇為名 以創設一僧徒學堂

倘得大護法錫以募引 俾得挾之以普勸同類 則我五洲僧界

或尚有光明之一日乎 傳傑之言如此 予嘗考唐貞觀間 日

本解明天皇派僧人求學中國 當時最澄海空之徒 得其所學

歸鋼祖國、故論日本佛學、當以中國為鼻祖、而明治維新之
 功、僧人且與有力焉、遞嬗數百年、彼邦佛學、日勝一日、
 而我國反噤若寒蟬、則僧徒學堂之設、在今日豈可忽乎哉、
 抑又聞傳傑、遊數載、凡海內佳山異蹟、搜索殆徧、行脚所
 至、爭歡迎之、而傳傑以其師學淵年老、乃於富世間人、撰
 成報、師為師等、流芳、天雨、及人、夜宿、金山、趙君星海贈以詩曰、楚尾吳
 倫埋耶、予嘗與、一樽歸壽、老頭陀、空門亦有萊衣舞、我為戲、驅抱
 頭行脚、愧多、實錄矣、予既嘉其為人、故於其來請也、即為文以
 歸之、傳傑勉、知、有以達其目的矣

金山寺開祇募引



切實整頓勸學所

敬告官紳切實整頓勸學所

精忠

教育有良深普及兩層。高深教育是講求學問精益求精為少數人才而設。普及教育是講求識字明白事體為多數的人才而設。高深教育必須數十年後纔能造成有數的國民。普及教育只消三五年的工夫便能造成大多數的國民。如今中國危亡的患禍就在目前。教育救國的法子。除了普及教育外別無良策。然而雲南開辦學堂已有幾年。各處學堂不准不能比從前加多。且比比皆是。見其少。這是何緣故呢。只因鄉間愚民眼晴裏未嘗見過學堂課程。耳朵裏未嘗聽過學堂規則。有的說入學堂是投洋人。有的說入學堂是備預高兵。此種以訛傳訛的計最易惑人聽聞。所以去年騰江府屬的畢業師範生派出鄉裏充當教習。有些地方竟無一個子弟讀書。弄得那教習置身無地。嗷嗷無所只好收拾半肩行李掃興回來。諸君試想從前

讀書 要自出學費

這紛紛

爭着請先生

如今先生是由公

處聘定

學費是由公處籌送

那讀書的也不願意

這豈不是

奇談嗎

其實那間

並非安心

只因學堂章程

除

了此少數

的人稍稍披閱

其餘舉人貢爺秀才先生們

尚且茫然

何況那用書的呢

如今要打破此層障礙

須趁

緊設

學所

若以

總機關然後地方學務方有頭緒

聽鄙人

把勸學章程

條條的分別出來

也好助辦理學務諸君下手的

方法

查學部定

各廳州縣要就管轄的地方

畫分學區

畫分之

以本城為中學區

在本城東者即名東第一區

在

本城西者即名西第一區

推之南北皆然

由第一區至十數區

即可照此推

這畫分學區的法子各廳州縣要在本城

設一勸學所

舉本地紳士年三十以外品學兼優者一員

縣視學

如地方人才難得即可兼充總董

再由地方官學稟請

切實整頓勸學所

切 實 整 頓 勸 學 所

從學司加札凡全境學務區其管理 復由總董選各學區的士子
品學兼優者各一人以為勸學員 各區勸學員要先在勸學所會
齊 研究教育學管法 定學章程兩個月 然後赴本區辦
事 這就是舉勸學員的法子 勸學員的責任不外數端 第一
呢查本區已開學年歲的孩子 隨時冊記勸令就學 第二呢
說明學堂是造就兒童的良法並非新奇 第三呢說入學堂於日
用學生大有裨益 第四呢重講停科舉與學堂的論旨 給他曉
得 舍此別無進身的道路 這就是勸學員應辦的法子 以後
每月赴本區勸學所一次 呈交日記 如有改良的專稿時逐條
刊記帶回本區實行 每歲分兩學期 以勸得學童多寡 定為
勸學員優劣 這就是評定勸學員的法子 諸君諸君 部章如
此周匝 如此明瞭要是照此辦去 即使鄉民怎樣頑固 風氣
怎樣陋劣 斷無有不踴躍就學的道理 無奈我們麗江府五屬

有些地方除在本城掛一塊勸學所的招牌而外 其餘學區尚未

規定 勸學員尚未得人 不惟內容不堪 連表面上的工夫

還未做到 所以學堂裏的教習管理員差不多要比學生還多些

說起來真是可欺 但不心而論 並非教習不熱心教育 只

因機關不長 所以學務皆有障礙 我們五屬 有的分做十圖

有的分做二十七八里 有的分做五路 如今辦法 儘可照舊

定則圖數里數路數 儘為學區免得再資分撥 但各圖各里的

風氣優劣不同 人民程度亦異 譬如劍川一屬向分十圖 除

了本城及東四南北四圖而外 其餘彌沙羊亭高后蘭洲各處學

界中竟無一開辦的人 若一味照章就本區舉勸學員 殊難其

選 只宜變通辦理 暫由別圖兼充 俟風氣漸開 再舉本區

紳士 辦本區學務 其各區勸學員薪水多少 各就本區情形

約定 此為當今刻不可緩的事 登經學部詳議具奏 着提學

所學勸頓整實切二平一

切實整頓勸學所

使該管地方官限期速辦 切實舉行 善者褒獎 不善者奏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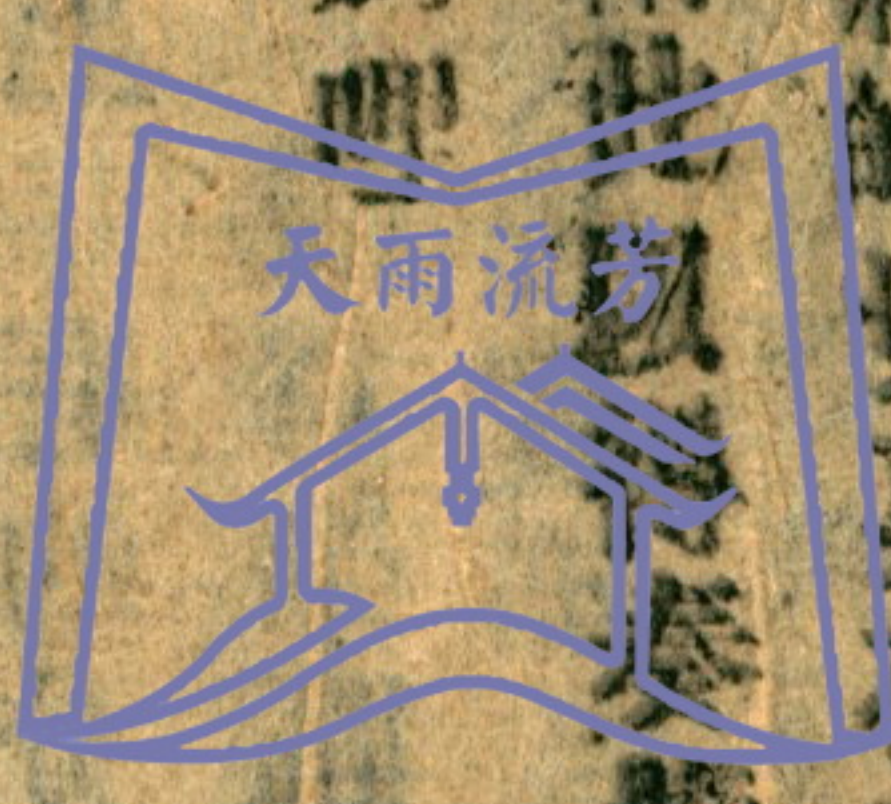
這是何等鄭重 教育官紳 應須立一勸學所 審定學區 舉

定勸學員 照學部章程 一區一區的辦去 為官的切莫存五

日京兆心腸 為利的切莫存春風吹水的意思 日後學區立

地方官長 藉此以保身家 地方紳士藉此以保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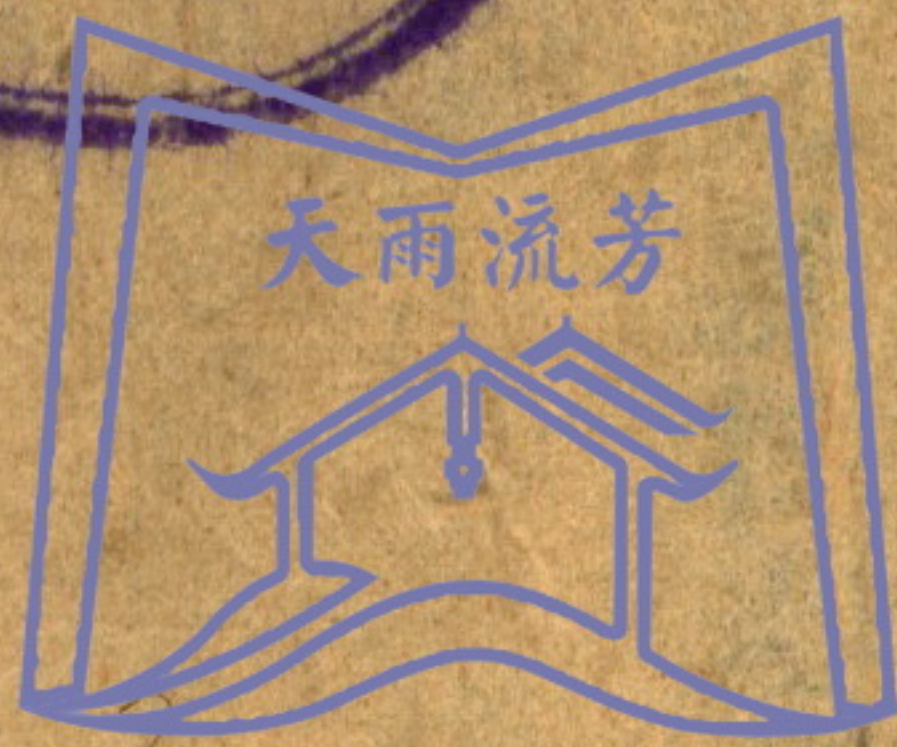
大家亦何憚而不為也



芳流雨天



城
知



城
知